

尊聞居士集

尊聞居士集卷八

瑞金羅臺山著

制義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聖人曰學感天下之心欲天下與古爲廷而已夫時習朋來
不愠古人已造之境說也樂也君子也古人已高之效也人
心有同然而可曰浮慕廢學乎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
久矣堯舜安安禹湯汲汲文武周公皇皇其已久矣雖然不
可不觀其合也蓋古之人有渙然公釋怡然理順之一境焉
說也夫不知古人終始念典之勤而妄希古人之說遑問所

學與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觀河漢而知衆流之小也
聖言而知衆說之陋也聚之博擇之精可曰言學矣自此緝
熙亏光明而敬時者有隨時之功由是直方曰廣大而習坎
者有不習之利則理之不曰動靜分者仁即不因順逆而倪
終食之違事之不曰精粗判者義即不因常變而成扞格之
患當斯際也不亦相說曰解乎古之人有教思無窮容保民
無疆之一境焉樂也夫不循古人類族辨物之本而廷羨古
人之樂遑計昇朋與聲或相應氣或相求德充之符也水之
流溼火之就燥乾行之應也雲則從龍風則從虎伯觀之盛
也志同方道同術可謂有朋矣彼委贄者履錯固徵懿好之
有孚且涉遠者情親益信至理之無外則正家會而何天衢

樂禮樂之節述佻一堂非大君而吉智臨盡變化之能甄陶
萬品誠如是也不亦樂呂忘憂乎古之人有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令綽兮之一境焉君子也夫不知古人令聞令望之
實而猥豔君子之僞惡乎成名邪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
亏此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亏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亏此其志淡其味隱宐乎人之不知矣然雖致行冥冥而
學不厭也不慍也且聽我藐藐而誨不倦也不慍也鼓悲天
命而憫人窮正其安土敦仁之愛甘巖居而利肥遯寔爲存
神精義之專馱而成之不言而信不亦守先待後之君子乎
噫吾鄙之小子其有概亏心焉否邪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昌爲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聖賢深論素聖門說詩之旨精矣蓋子夏曰詩之素爲白曰詩之素爲質而夫子曰繪事通之及子夏悟禮夫子仍曰言詩與之其實祇曰明素之謂也且夫素曷謂也生民之初渾渾爾噩噩爾未嘗不有自然之條理焉而未釐其等差也未嘗不有自然之分際焉而未極亏井辨也釐其等差則條理明極亏井辨則分際顯是之謂素

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浹汙也

彼碩人因倩而素笑之巧因盼而素目之美也不亦緬乎子夏偶不察謂詩人曰是爲素質而尚欲益之曰浮靡其亏創意造言未免麗曰淫也非侈辭大誠之旨也曰是測吾夫子

章刪其句之說子曰何哉詩曰素爲文子曰素爲質詩曰素爲後子曰素爲先定其室矣盍觀乎繪事而詩可通盍觀乎繪事之素而素之義可詳也繪事之畫日月星辰也曰五采施于五色具其樸而已後素之而日月星辰若真也繪事之類山龍夔蟲也曰五采施于五色圖其形而已後素之而山龍夔蟲若生也素曰爲絢亦若是云尔而子夏乃忽曠然有會也人各有事君事父事兄信友之心而禮素子臣弟友之位人各有敬天尊祖仁民愛物之心而禮素郊禘朝廟之文男女樂其別也禮素婚姻親戚哀其終也禮素喪算莫爲之先即先王明備之制無所麗其施莫爲之後即羣黎百姓同萃五行之秀涵五典之性闕五德之光而莫適爲之表然則

素之時義豈不大哉子聞之而轉悠然亏詩之爲教也田野
哀樂之端而動由黼屨醇疵之故詩素民情卽素王心也政
令臧否之際而上感日月休咎之徵詩素人爲卽素天理也
自商觸之斲章逸句可通四始六義之全片義單辭而亦足
以循古人格物致知之學詩不過人生性情日用閒事而膚
受者徃徃失之先王陳詩聖人刪詩商若始發其覆焉起予
之歎歎素乎歎可與言詩之難乎誰則辨之

何事亏仁必也聖乎

事不足足以盡仁必之亏聖而其詣益寬矣夫仁而求其謂亏
博施濟衆寧非事之難能而可貴者必之亏聖而尚不能無
疑議也而何爲其然也哉且天下有中心安仁之一人焉夫

國不能絕事，君自優也。而要不同，役營營倚亏事，君播敷而造譽，何賜令者？震亨博施濟衆之說，乃至輕測吾仁邪？今夫天德之至尊者爲仁，而體仁而全道，合內外時措咸宜，而無虧者，惟聖大美自宇宙之公上哲，非有餘愚賤，非不足雷雨經綸，不過稱物平施也。至挾所有，君相爲賜而已。昧各正之原，至人參乾坤之合本，天時所君解民愠，本地利所君阜民財，斟酌飽滿，豈云私恩小惠也？縱履其位，君成厥功，而總屬一心之法，蓋賜之所問者，仁也。而志之所存，杜事庸詎知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之未嘗君事，櫻寧也。撫五辰凝庶績，萬邦協酥矣。而君臣相敕，惟是幾康，何竟眇亏糾縵之孽，不既其實，賜之所歆羨者，事也。而冒之君依附亏仁，且安知祇

台德先不應後忘者之淡然行所無事也六府修三事治萬世永賴矣而都俞交儼不忘兢業何遂儼亏浮雲之迹不盡其神至難成者仁賜必之亏智名勇功之締造經營一若仍有不及乎仁之情而實旨爲如量旨償也吾輩必其人旨肖之而翱翔古今已不勝其鄭重焉再必諸聖旨核之而淡循至詣亦莫定其形容焉仁卽事而扞事有佞止仁固不與俱佞止也則賜何太自喜也取數多者仁賜必之亏席豐履盛之由豫盜簪始足愜其求稱乎仁之分或幾旨爲逾涯而侈也吾旋念夫致廣大盡精微者而遐瞻遠矚相需蓋甚殷焉又念夫極高明道中庸者而目想心儀相身乃益彰焉仁待聖而顯聖有等筮仁則不能爲等筮也賜也何太不詳也聖

如堯舜盛矣謂堯舜盡仁可也堯舜而自謂盡仁乎其無易言仁也哉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聖不居功作而著求古之情焉蓋作者聖之事述者明之功聖不自聖而任述誠信古也誠好古也聖人之情不已見乎辭也哉且天地有不能已之萬類之情而河洛特昭其秘密古人有不能已之萬世之情而聲氣遙托諸文章昔吾夫子生成周之未明備則中天呂來一時也才美則周公之後一人也紹百王之鴻緒集羣聖之大成呂云作者豈不至哉而夫子曰唯唯否否意呂爲類族辨物之經有開之弓先者無容自逞其聰明而致禮同律之舉有持之弓上者安可不循

其本始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竝日月儀高厚顯徵之黎庶
幽贊于鬼神故其綱紀人倫詳而察于度數者典法之史世
守之官尚多傳之其爵號權量聲容章采之等散而散于庶
府者搢紳之士十二國之寶書荒裔之長時或傳而道之人
知積世而成古不知積人而成古不知積古人之心息而成
古也古之人既竭心志焉繼之曰禮樂政教申之曰頒令縣
書載之曰典冊圖史燦然矣其不可尋變革者先後聖之所
同太上之所貴叔季之所遵一也可知也其可尋與民變革
者推而行之好乎通神而明之好乎其所損益者微也故
可述而多學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設位焉所曰壹三重
之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設位焉所曰昭一統之義夫子

學禮柱下觀書太史還而罔羅舊聞時有論次蓋頗整齊其
鼓佚而已非所謂佗也吾述虞夏商周之文信子丑寅之可
呂迭建也忠質文之可呂遞尚也不相沿樂信樂極之則憂
也不相襲禮信禮粗之則偏也吾述堯信格于上下之實焉
述舜信恭已無爲之化焉述湯禹信執中綏猷之治焉述文
武信籲俊尊帝之本焉盡吾心呂通列聖之心而好之彌竺
者呂列聖之心啓吾之心而好之愈呂周詳不厭也畢吾生
焉矣吾安知老之將至哉是故唐虞古矣而夏商亦古文武
古矣而成康亦古且觀政辨言常下證乎爾雅加季學易欲
上溯乎羲皇苟有用我其爲東周如世莫予宗吾且追老彭
之遺則焉吾不可呂樂天而知命乎

其二

聖人自明其至命之學，信好成其述者也。夫莫古亏命，蓋有不知而信之者，不知命也。信之竺好之，是曰循循焉。述焉，敢有越，遂與志有之。民受天地之中，曰生，所謂命也。爲化日新，爲理日古矣。受之而不信，不智也。信而不好，無勇也。不信不好，而廢述焉，不仁也。置所受而它作，悖也。君子亏此，獨往焉。何者？道出書契之先，圖象有始，形圖象者無始也。當名辨物，所曰開書契而非書契，所能開事，居見聞之絕聰明，有端役聰明者無端也。微顯闡幽，所曰迪聞見而非聞見，所能迪是則孰古亏是者，而或者竟曰書契當之陋也，而或者竟曰聞見當之膚也。積元會運世之循環，遞嬗而無聲無臭者。

泠然淡而不猷也極否泰劍復之平陂推遷而莫見莫顯者
仍然於穆不已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
日用而不知吾閔焉吾默識而時習之而述之情殷矣天紋
有典吾無庸佗之典夫秩有禮吾無庸佗之禮勉勉乎繼善
成性之懿明儒生之本業云尔豈第弦誦竭口耳之才至德
曰爲道本敏德曰爲行本孝德曰知逆惡吾樂焉吾訓行而
下學之而述之事詳矣遵王之道無有佗好遵王之路無有
佗惡凜凜乎福極嚮成之嚴黻子臣之素分云尔寧就刪訂
畢春焮之緒不必有牖其衷者而進退周旋率奉之爲從心
之矩可不謂信乎夫民鮮能久明信者有不息之徵坎習宜
乎履信者無行險之失曠千百世上下而攷符節之合焉其

述也有出亏多學而識之外者誰克繼聲而繼志矣非必爲生而知之而怡神研慮若嗜之爲芻豢之甘可不謂好乎使有召易之而其好已移也有召尚之而其好已淺也萃億兆人性情而尋愛慕之同焉其述也有成亏忘會忘憂之際者但可自慙而自知耳噫昔有龍德正中之大人老彭者蓋先獲我心矣微斯人吾誰與歸它日繫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其窮理之功與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尋其所

聖人正樂及樂章所召感宗國者切矣夫魯衛兄弟而魯周公之後也樂正雅頌曩所召自衛反魯者必不可已而始愉悵焉謂非欲有所感而然與昔者周公之相成王治定而

制禮功成而作樂四詩備矣二南房中之樂也用之鄉人雅
頌達王事則天地之際焉其嚴乎然周禮杜魯無有知其與
樂詩相備者居衛論正名論禮樂之不與也子之不說于魯
衛豈一崑哉且子且女樂之歸去魯且魯幣之召自衛反蓋
去不稅冕而行之時十有四季而見見聞聞又非昔日矣三
夏天子所召饗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衛之先大夫
猶有審音知樂而識雅頌之所者湛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彤弓諸侯敵愾獻功且覺報燕也魯之先大夫猶有審音
知樂而識雅頌之所者此固周之舊典禮經其籍藏于魯之
太史其鏗鏘鼓舞志于伶倫疇人之官其等威則當時之名
卿賢大夫多素講而習之何至乎今判縣上僭官縣陪隸上

干郊禘舞八佾也子責其忍徹歌雖也子覈其取浚明不學
但樂遂其崇侈世祿馮愚反妄生其附會益至是而明倫辨
分之志不尋不寄之虞業構拊之閒繩愆糾繆之用不尋不
謹諸篇章離合之隙鐘鼓金奏頌之族也笙磬下管雅之族
也各有區域而其所不相蒙尋其條貫而其所不可越豈若
鄉射之無算樂與鄉樂之唯所欲哉然後樂正魯之君臣可
以憬然而興乎嗟夫見丈夫琴而懷我好音赴結齒歸之素
願至乎鳴鳥不聞託絲桐歌永已寓憲章尚充然躊躇滿志
焉則聖人之宏也寫心于磬而唱于寡咏誰揆攻擊之淡情
未幾祥麟杜牧假魯史故冊已成春秣實隱與詩樂相維焉
斯素王之權也魯不可感衛更難冀天良激發唯有太師諸

賢河海淪身彙及鼓鼗之輩乃知天生夫子曰治萬世之聰
明而不必其專爲一時也

喜怒哀樂

中庸繼獨言情而指數其目焉夫離獨求情不昇也卽獨爲
情不昇也其目可指而數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統乎獨也
是曰繼獨言之且言性道而至乎獨亦極散殊之致矣然卽
衆獨推顯見而不必其同者卽衆獨溯微隱而要不能劈分
爲異若夫一人之獨而有其散焉者有其殊焉者曰喜怒哀
樂莫循其終始而者艾閱歷徃徃集無端之感迭至環生乃
孩提之童亦能之不學知之不慮莫別其等差而聖神基命
徃徃奏無爲之功不應後志乃夫婦之細亦可曰與知可曰

與能明目而視之不可昇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昇而聞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意者其相君臣乎其有真宰而不昇其倪乎何曰或則毘亏陽或則毘亏陰或象春炁冬夏之異氣而相承或效金木水火之異功而相佐也是則三無之所召致而五至之所召行也豈非鬼神之與與不必其技之而忽彌六合也不必其卷之而還藏亏密也孰陸施是孰推行是意者其猶橐籥乎其有機緘而不容自己乎何曰或積而不苑或茂而有閒或導禮樂刑賞之先或感寒暑風雨之變也是則六府之所由召修而入政之所由召詳也豈非教化之區與惟其然故有時愚賤之喜怒哀樂上通乎君相而不爲陵者有時君相之喜怒哀樂求協乎愚賤而不爲替何也

身其同則大順之實也有時萃數代之濬哲指遜咨嚶治四
海之喜怒哀樂而昭明有融者有時竭儒生之聰明疏水道
遙治萬世之喜怒哀樂而範圍不過何也慎其獨斯大雅之
材也夫知喜怒哀樂之為德性可與明本知喜怒哀樂之為
問學可與明道矣

其二

中庸曰情而次其名為慎獨者密其文理焉夫喜怒哀樂四
者人之情也及真府焉理莫備焉矣志慎獨者尚其詳之哉
且坐民有日用不出于獨歷歷有其分際而不可混也不終
于獨一一有其醜醋而不可絕也異學逆而制之聖人順而
明之若喜怒哀樂是已蓋聖人有已見天下之動而擬其形

容象其物宜揣俯而曰喜怒哀樂者寔周冒羣動之變而曲
尋其由聖人有呂見天下之蹟而觀其會通行其典禮引端
而曰喜怒哀樂者固深究至蹟之原而巧握其總有飲食男
女而禮樂刑政之事起非呂治飲食男女也無喜怒哀樂
而飲食男女祇共安其井牧居室之常豈非隆平與有智愚
賢不肖而德行道藝之術著非呂壹智愚賢不肖也無喜怒哀
無哀樂而智愚賢不肖卽各遂其靈秀顯蒙之故何必滾求
矣然而曰者之殺也有其同者則有其異者有其竭誠而信
者則有其譎張為幻者冠帶之倫愛惡攻取之細徃徃偽喜
偽怒偽哀偽樂呂諧俗希寵馬載偽呂游外呂壞學術而內
呂汨性真初不意喜怒哀樂之為罟獲陷阱也是呂君子力

貞行險之信夸毘之子醉飽恬適之餘徃徃恣喜恣怒恣哀恣樂已愷意肆志焉造恣爲安上禍人求國而下亦自阨其功名初不意喜怒哀樂之竟疑鬼疑神也是已君子密操性分之同大喜怒昇降均已飾貴哀樂有分皆已禮終則文理明焉中穌之謂可不執講邪

子曰回之爲人也

聖人望天下之爲人亏大賢觀其濬也夫不可已名人而不爲人不爲人而依然名人也惟顏氏子體之耳又多乎哉昔者顏氏子嘗自言焉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舜與人同實也舜聖也人民也異功也顏氏子奮而明人思而忘爲由是曰遠矣中庸佛子謂顏子也若曰吾無

如人之自多其知何也季哉吾門有回也渴飲飢食之間回亦託焉一簞一瓢澹然獨與神明居若將終身不能其喻也習獲陷阱之世回澹閱焉問仁問淵然上與造化謀如不勝情何其多忿也夫回不己爲人者之鮮畏其難而成回之人亦不己名人者之衆分其任而成回之爲人庶幾乎吾蓋每念之入之理渺萬物而獨覺萬物咸仰己受裁而非有所損益也故人人爲之適如其羣黎徧德之分而不見贏一人爲之亦祇完其萬物皆備之我而亦不見詘回之所己游乎至動至賤之中己謂大又彌耀焉而爲人之指益博矣回自領之耳人之能參兩大而太極兩大竝恃己爲心而非事己恢拓也故古人爲之形迹不必其盡同而性情合契今人爲

之時命不必其相偶而天地爲召回之所曰處乎莫見莫顯之際曰謂大禮必簡焉而爲人之柄益尊矣回自權之曰雖廣已造大愛已造哀回爲人尚未絕乎細過之萌然惟心知其意者無祇悔而元吉杜回則猶覺有悔也正使寡過未遑者歎未經也誰則與知之雖欲罷不能竭才末由回爲人若自阻其向從之氣然惟力圖其至者官知止而神行杜回且竟慮其止也正使聞一知二者謝弗如焉吾見其進也嗟夫人莫不飲會而回知味人皆曰予知而回如愚其爲人吾昇究言之

其進銳者其退速

戒躁進者奪其恃銳之心焉蓋恃銳曰進豈不誠有所進乎

而無如其退速也是故君子寧漸毋躁也嘗聞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悉時不可過節不可踰夫然惟循理而樂者其處善安不可不察也無所不已者其始固求進乎不已者也無所不薄者其始固求進乎不薄者也不知古人通德類情之事各有深謀必其難圖其易而已不勝其委蛇審固之情故其本末先後之閒預明端緒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初不形其竭蹶龜息之象是何也持志者志固足且帥氣其進也循循然若奉命而有所至也任處程祝危疑之交坦然由之不爽其甘苦疾徐之數期必達也見小利而氣不盈斯遇險阻而氣不挫也杜傍觀或且爲鼓舞盡神焉而已非寧憺之素矣溫故者故自足且啓新其進也抑抑然若守

愚而有所戀也極諸變化紛紜之會秩而理之祇順其日用
飲食之常要亏不舍也有倫有脊而新新相引斯一張一弛
而新新不倦也杜傍觀且曰爲推行盡利焉而已失遲重之
懷矣雖欲退與不可得矣而論速不速乎哉奈之何有退者
有退速者夫其退也不亏其退知之亏其進知之也搏躍激
行者可過顛杜山盈科放濶其又何望矣故惟心亨習坎而
往則有功其退速也不亏其退速浸之亏其進銳浸之也彼
就義若渴者彼去義若泥改弦易轍直不需時耳故惟積小
冥升而其貞不息躁進者尚其念之乎

附錄

書算聞居士集後

注 續大紳

有人焉老丐荒江宋莫之濱妻妾兒女百季相聚一朝緣盡
惆悵而別賓朋時至杯茶淡語親如骨肉拱揖出門邈若天
涯問其人曰此味道度日者也有人焉傾心豪傑交滿人羣
挾所學而遊遊而困困而病病而卒丐家問其人亦曰此味
道度日者也依前之說予近之依後之說江右羅子臺山是
矣臺山之卒也家貧親老兒女滿前天未知交不聞不見永
設萬端淩然舍去聞之酸鼻書之痛心予亦天末人也不及
與之永設矣方臺山病歸而道過蘇州跋而過予門與子談
道輔曰文術竟日夜不歇甚矣臺山之有味乎道也味乎道
者非有所利乎其閒也了然丐生死之際者非曰爲名也亦
各安其性之所近而已矣觀一物焉曰道杜是久之有所見

焉乎生死去來之際果有見乎果無見乎臺山則去乎此矣
其將至乎彼者也彼者淡微之域也居室之間父子子夫
夫婦婦仰事俯育養生送死淡乎微乎微乎微乎惟臺山可
巨窳極亏此而惜其季之不永也臺山卒後有爲予述臺山
平生者予輒爲之大笑不知者謂我生相憐死相捐又謂我
好怒必有所不足亏臺山也知我者謂我大笑之中悲愴萬
端與臺山水設之時與其家眷屬水設之時了無筌別余矣
臺山爲學呂九容爲規矩呂精息爲工宰呂有物必有則爲
依歸其爲人造次無惰容其爲文多發明物則好精息而依
乎規矩時時造極淡微云

羅君臺山墓志

王 昶蘭泉

羅君臺山自乾隆丁酉與余定交于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
季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赴又明年庚
子余爲江鹵按察使乃檄寧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
問故于是之明自遺集來且云將卜葬于其窆而請余爲志
墓之文臺山少英簡絕人季十六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
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寧都宋昌圖授自持敬立一
二銘於縣鄧元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
游六經語孟之指季二十餘又受業于通政使雷公鑑公故
儒者誠曰子聰慧吾思其流也由是歸真守約務爲實踐于
午自優行貢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自性命之學
相劇切乙酉中順天鄉試明年丙戌還過蘇州交泄翁晉性

君漢方禪悟才辯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遵長齋遍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與起者頗衆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耽經說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方註疏六書之學益日博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月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召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度錢塘江止奉化之鹵峯寺縣胥疑爲盜集衆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令羈之同率邵主事洪君白令乃尋釋遂登天童拜密雲悟公像明季甲午度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僦僧舍居丁酉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

季四月尋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于南雄太守俾延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己亥正月歸家逾旬而竣臺山名有高江鹵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宋氏距生于雍正癸丑某月日季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徃余官京師已事繁輒與臺山佯夜語置酒滄蔬果臺山爲余陳說生平所尋于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召尋悉臺山之學于儒宗明道象山而羣經主古注小學主說文皆能參稽義訓句櫛而字比之歸于一是于釋也皈心宗乘服膺磬山語錄兼通天台賢首諸家尤召澣土爲歸宿外服儒風內宗梵行于世出世法非同而別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召然疏通證明召

過未學之悞歟排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
文憲皆呂通內外教典僂至丐覃心構精神悟妙蹟蓋未有
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有拂逆故不能呂家會人或
呂是悵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昇力可知矣之明呂遺集
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呂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
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旁通曲暢務抒其所獨契後
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丐斯微至人
孰知之

羅臺山哀辭

魯仕驥繫非

余友瑞金羅臺山呂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卒丐家先一季有

妄傳臺山卒于京邸者比其卒也或又傳之余固未之信也
既而昇其家赴乃知臺山果卒矣嗚呼悲夫余生居僻壤性
迂拘畏慎寡交游其昇交于臺山也在乾隆十八年是時余
方慕古學爲論策雜文南豐前輩謝愧屋見而獎勉之因鄉
試至南昌會愧屋初交臺山遂偕之來訪余時年二十有二
臺山少余二歲余故拙訥見臺山精神炯然議論風發彌自
愧相對但唯唯而已已而臺山索余所爲文觀之俾善遂與
余定交而愧屋佗贈羅魯二生敍益勗勉之余二人亏是交
日密矣既罷試各歸其家居相距四百餘里歲時書問徃來
不絕每鄉試必相合合則必相與放其昇失臺山天資高所
見每進日上余自顧淺薄加畏慎而已蓋臺山淡有益亏余

余未有呂益臺山也二十七季臺山呂優行生貢入大學遂
舉三十季順天鄉試自是不相見者十季三十五季臺山容
東粵從粵中作長書千餘言勸余且曰蘇州漕大紳彭允初
山東閻懷庭韓公復四人者雅知子顧子未知之耳因各疏
四人之家世行誼文章詳呂示我是季余舉江鹵鄉試將因
會試而訪此四人者顧懷庭已下世公復方呂來安令罷職
歸家不尋見其明季爲三十六季余卒尋弟歸取道于蘇而
大紳呂就試金陵亦不尋見見允初與處三日而別因爲書
呂通于公復大紳而兩人者亦累呂書辱子子呂迂拘畏慎
之人足跡不出里閭而卒不見棄于海內君子者賴臺山之
愛我而有呂廣我也又明季臺山從京師歸紆道過我回溯

自始交至此二十季矣一相見執手欷歔悲喜交集顧念髮齒又不覺相與泣下而是季愧屋呂疾卒二人語及之尤相與嗚咽不已與我處三月將別去余佯序呂贈其行臺山亦畱文呂別我當是時猶相期謂後此相見宜各有所進也既別季餘三十九季春臺山之家人忽來余家從迹之蓋臺山逃禪而入山矣其冬遺我一書與余設余猶意其時欲謝絕塵世呂求所謂清澗宋成者而不謂其遽至丐斯也嗚呼悲夫余既昇臺山赴卽馳書赴允初而允初爲臺山述二千餘言敘其生平甚詳余獨縷述余兩人離合之迹爲辭呂志余哀辭曰

維造物之降才兮視其裁呂爲之培何旣產芳艸兮叢棘兮

又困之。以風雨之沈霾。正旭日之舒暢。兮。旋霜雪之交摧。有生豈不化兮。孰既往而復迴。余獨悲夫。美質之中萎兮。長歎息。以告哀。

羅臺山述

彭紹升 九初

臺山名有高寧都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雋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府試贛州度道原必杜往訪果尋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辯之道原曰年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

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呂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尚也况未必如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息物也明聰恭從審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涇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此游亏世昇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亏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呂毅拔道原曰子明悟絕人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被錮深矣誠不忍臣子相愛之誠聽子淪落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

曰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
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竺子偏道原所師事者
也臺山子是幡然棄所學編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
念菴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旨上闕六經孔孟之
文旁推曲證多剝獲之旨年二十餘謁寧化雷公貫一逆受
業弓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忒殺聰明然譬諸滄水銀吾思
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
學遂如京師子時方侍尚書公弓邸舍一日過編修彭衣
春昇臺山試卷奇之遂遣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密三十季
燠尚書公主順天鄉試子遊臺山習靜弓蘇州會館榜發
臺山昇舉其季久子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子家復與子

閉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頭端自謂亏入手處沒定不疑矣于友誼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辨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他聖工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工夫也下手時便須踏實地若呂生戚心求不生不戚法無有是處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戚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惰容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呂九容繼呂九恣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之中呂生所謂命也是呂有動他禮義威儀之則呂定命也能者養呂之福不能者敗呂取禍能與不能忽與不恣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相亏心也恣繼心常存其亏本也庶矣施亏四體不言而喻幾

亏命矣然而道始亏勉勵植亏知本而成亏無曠時也驟而希自然必不大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鹵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息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曰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芻蕘交融奏刀若然關節開解能使塞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闕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旨爲善興起者頗衆三十五奉入京會試還舍予家聞母赴乃行尋游廣東客恩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壽及所著文論春林大旨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林取義測見

事春煇二敍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即事爲之
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
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躐合者聖人但春煇
東規南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杜于學
易學易之本杜于謹彝倫慎言行約之于禮人之彝倫言行
壹于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
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憾者也南宗
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舜孔孟之道于國事倥偬之會者此
春煇之義也謂別無說曰易之道不可曰二故也孟子曰
不曰舜之所曰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曰堯之所曰
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

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舉施亏事是呂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亏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亏南北交訐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大權度量攸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昇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亏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鳥昇而不斤斤也先生率飄忽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亏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明來舍之去其還也乃攜呂

歸居一季出游至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楚山僧舍日誦
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照月貞公門風
甚峻臺山婁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鼻何關本分詰曰
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
季積疑頓釋一切殺訛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僧
度錢唐止奉化鹵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
之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
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圍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季
友也聞其事白丐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季渡海上落迦
山禮觀音大士已而至蘇與子偕游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
勝賃僧舍而居之其季冬海圖還寧波四十二季偕海

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
舒心昇聞者莫不喟然暇輒焚香展經宴坐終日明季會試
報罷身風疾日消損海圖爲購人葭治之疾尙已其妹南歸
道予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季正月六日抵家甫
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時口誦誦佛說道妙與兄弟設已
不昇終事父爲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閒
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弓道
人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杜翳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
疾痛之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已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
所已與人者甚誠其學無常師行無塗轍而一不過乎心之
所安與義之所止噫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

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
亏身措之亏事業者爲道修之亏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
詳明其甘苦鼻夫之故措之亏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
德產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亏憂患同民不鼻
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
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己私智己其燦著烜照心目
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孟
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
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曰訓故不明則文字相抵不
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亏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
徃徃引端竟委及覆數千言臺山汲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

與宋粹天書

九月十三日有高頓首上覆粹天三兄足下比得足下兩書讀之懽慰無量待我之厚愛我之誠亦何至也前一書其與愚意有相左者已妄注其旁敢以相質注中所未及具及後書拳拳切磋之意敬以書白幸賜省覽不當雖十反可也有高往時銳意治古文因次第自宋明上溯三古嘗獨處沉思以觀前聖之微於先儒訓經之語往往覺其與經文相扞格惟周秦諸子之書雖不該不徧一曲之明滙而通之於聖經罔不符合特諸子得耿耿之照而聖經如天羅日月星辰而統之故步天者必自日月星辰而步之非是則天度無可紀矣是以常欲推其散缺奇零之緒以復於遺經時趨汨人作

而又輟浩嘆而已最後得佛書樂其精曠大喜欲假是以深
吾文既入之又久而後悔向者以文求之之陋也象山先生
曰儒為大公佛為大私以佛氏之賢者而繩以春秋之法三
尺童子知其不免先儒闢佛之書汗牛折軸蓋無深切明著
過此者童而習之矣然好之不休此其故誠有難言未易篇
牘盡也渾沌鑿元氣破碎合齒戴髮之倫泯泯昏昏各隨所
見以自域聖人作衷壹紛雜揭大道正表于中國迄其後源
遠末分學者泥一端乖大全蒙偏小而自安故道術日裂而
生民日愁淫殺之毒無世無之佛入中國乃稍為帝王分養
矜寡孤獨導其賢者以智慧精進忍辱布施五戒正定而安
養不肖者使不至為盜賊其意亦何惡于天下哉五代以下

之君尊信焉而實未嘗由其道殺機熾盛貪瞋無厭去佛滋遠即有燒毀佛寺逐竄僧徒之主究無益于治亂安危之計漢文帝崇老氏而致富庶之業晉室崇老氏而致顛播之慘符堅事鳩摩羅什石勒事佛圖澄而敗亡我

章皇帝師玉琳和尚

聖祖

世宗師章嘉呼克圖刺麻而基永清大定之功

語錄御選豈得一概

相量哉隋煬未嘗奉佛見屠宇文唐末以無儒而亡宋末以多儒而亡然則將併歸獄于儒乎我朝先輩有以明亡追咎良知之學此與漢亡不罪桓靈不罪十常侍而罪鈞黨諸賢同一高論足下以為允乎否乎大抵論事立言總當比類雜

物得其實地若世間所傳史斷及易堂諸君議論皆空中捕影願足下與雨宜韻泉更切究之也佛氏之說其精者既不可以言宣其粗者又不足道然蒙今日固未嘗絕棄倫理雜弁緇服亦庶乎可以謝足下矣至於蒙之嚴

先師過于嚴佛入

先師廟非沐浴冠帶未嘗敢上殿每拜未嘗敢中向殿門凡讀經書

及程朱陸王之書未嘗不盥漱焚香正襟危坐即讀韓柳諸公文集未嘗不然惟世間類書及詞人浮豔詩文或偃臥戎趨足時有之然未嘗不盥手以文蹟在焉不敢褻也弄筆調墨疏便作開字未嘗不盥手其天性然非有畏忌也去年家母病日禮佛無度後家母愈早晚二次而已尹和靖先生親受業程子之

魯絜非將搜討其文錄而傳之而首呂屬子予嘗錄臺山文
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
密其可呂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呂諗之同好焉

附彭允初祭臺山先生哀辭

維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既望安樂國土同行學人彭紹升以太虛為筵明月為燭爇無根之檀唱無聲之曲致祭於臺山二兄之靈曰嗚呼惟我與凡夙生冤對似水和泥併成一塊燕山旅館茂苑僧居香消坐久月上窗虛壇杏初舒池蓮乍放一種春風華開兩樣殞霜殺木杏落蓮枯兩旣不成一何有乎不一不兩隨波逐浪指點虛無人間天上江帆漠漠江水瀾瀾馳寄片紙兄其鑒之尚享

門拜迎

觀世音

見朱文公
大全文集

此豈不光明俊偉無所操守而

漫然者蒙自恨習染深重出入理欲大麓得罪儒佛不少耳
不破毀譽關猶有人之見存則決不能造獨造之境不能造
獨造之境則應用不靈不可以入世蒙未能然也竊有志焉
嘗自期但得粗了世事即當奉父母入深山以十年治十三
經以十年治佛藏以十年治道藏即窮臥以死無所恨身後
之名從後人軒輊位置耳于我何涉蒙之定計審決矣足下
愛我又胸無城府故敢盡談荀公書願精治之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昌黎起八代衰靡巨手唐以下未見其對然去荀揚
尚遠也叅大顛事東坡曾力辨之而朱文公提撕之言其旨
尤長

見韓文考異八十一卷與
書書以為難得因與往來下

尚昌黎太清皎皎誰能污

之萬俟斯人似可不必同北上一路細畫之不宣

雪萌小草文集叙

余讀霄都宋季子益都李叔子遺文未嘗不流涕也宋季子者名光國字二崖教行孝弟好古文其詩歌禱文皆已立進學至勇不以貧病少自休治毛詩未究而死年二十九嗟夫天既翹然殊降其才因才而篤焉其事宜信不培之任之可也忘之可也窮賤之可也覆之何哉李叔子之人見于海內名人哀悼之文章矣觀之于其所自著又章矣裁者與傾者與中庸之說其何以云然松竹冬芽塲師用嗟和景當春庶草莘莘物之盛衰各有時夫孰得而明析其倫非然者歸其故于天命不惱歸其故于人則夫宋季子李叔子之自裁

也深謹矣能無怪惑與重光單閱之歲余過領訪叔子之兄
蒞晚于恩平蒞晚出叔子遺文謂有高曰幸校其藹而叙之
將校剝刷者校既完為題其籤曰雪萌小草印天而唏泣然
垂涕而書之天目山人羅有高撰

勸季弟

昨季要韓非子看聞之頗不喜昔武鄉侯以韓非教後主渠
以後主懵懂要他通知人情是下熱結用大承氣湯最為對
症吾季天性開明而復親是書是無熱結病而服大承氣湯
能不斷喪元氣乎今親送到陽明先生文集一部此是布帛
菽粟常御之可以正四體充盈膚革增益聰明精而行之上
與天通第祿康強而多男子飽而不令人脹醉而不令人醒

益海上神方之至奇至正者也季無忽焉為兄者不勝祈禱
願望之至有高書本欲面言適季不在樓搖筆寫此看完以
是集繳還我再換李忠定公集

與廣堂書

不肖弟有高敬問五哥無恙弟于歸舟到寒信峽時即有字
達五哥不知五哥往縣及至家又不見五哥離別五年懷抱
種種欲集吾兄弟一燈夜話如向者映月樓中故事而不可
驟得心每鬱然不舒欲作字寄五哥而內外膠擾無片時之
閒五月初決計到縣適劉記州先生專人見邀又遂束裝往
贛所以不到縣雇舟者恐縣中親友知覺酒食往還急切不
能脫身歸附陳遂老便舟抵瑞林耳而五哥尚未旋家第與

滿弟形影相對愈爾鬱然頗怨五哥功名之念太急而于手足視若泛常家中雖喧雜何不可于見面談笑之後再理舊業耶人生兄弟聚處之樂至未易得少時未聞世故雖喁喁塵飯土羹木齒之間而彼此都無知識既漸讀書知義理又奔走游宦不能長聚世間有幾人兄弟白頭相向倚窗曝背鬚鬢斑剌時復開口為戲者乎况有高在京死後再甦枯骨返肉實五哥隔世之老弟也倘于癸未八月中秋夜一夢不醒棺殮還里五哥雖洒血椎心無如之何又今者同祖兄姪溘然先朝露隕墜吾兄弟其可不及時唱樂耶近日秋熱眠食宜慎不必跋涉俟涼冷時有高來縣與五哥同歸耳近作何功課幸五哥一字示之時文斷斷不必多讀似宜將已讀

之文擇其雅豔清拔者三四十篇熟復之足矣本經當詳看
海有言我精騎三千敵君羸卒百萬淮海為北宋鉅公其工
夫得力處不過簡鍊揣摩四字耳但進境變境務要多與好
友商量斷難獨學而成五哥謂弟斯言有當否也弟客游別
無他勝惟詩詞古文二事已有定趣不為岐途辟境所動作
不甚多皆卓然有北宋大家之遺意在明惟歸熙甫王遵巖
其才力根柢為有高所畏服而願與為師友餘子碌碌皆培
塿也心有真得初非若俗子妄自尊大者私以告之五哥不
足為外人道也曩者曾以無凡禪師一事與五哥言之五哥
以謂怪誕不足信其實皆真實語今日信得神仙是凡人做

得成的但為世網牢籠難得銅筋鐵骨漢將脊梁認真豎起
一頭觸破世網遠上碧落逍遙耳弟自念骨相清寒封侯萬
里擁書百城恐無其福即區區文字之業雖用心至苦取道
已遲精神往往不能周貫恐亦不能流傳人間惟神仙佛祖
兩門于性最近擬奉事父母百歲後一瓢一杖一蒲團尋訪
雲水枕霞漱石以此終其天年以自從吾所好五哥其許我
乎東坡詩云到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兩獨傷神若得吾兄
弟實信此理共盤桓於丹嶂紅泉之中尤足娛悅也率先此
以當面談不禁縷縷近狀肥瘦滿弟能道之不次相好親友
未及另札統此候安六月初五日冲

與弟書

苔珊自丁夏到家了無生人之趣耳目所際無一不艱不知
造何罪業以極於此悔過遷善之志時刻肝肺而神明祖先
總不見憐寬寬寡偶心誠傷悴如之何如之何前月得吾弟
札所論平通忠厚吾以窮處萬山中知音寥落又遇人不淑
擷播多端觸事感懷誰能不奮袖低昂盼六合而矯首撫目
前而生喟然得吾弟札則又爽然自失愧吾中之不廣也願
吾弟以此意實存諸心措之一切行事則和平寧淡畜德日
深造福自遠幸力勉之矣華君壽序已草得一首寄至其中
款識稱謂若依我原本似覺雅飭如必從俗亦須擇其不甚
鄙陋者為安文字極佳決不可增損一字其風韻韶美近日
惟天台齊侍郎名召南能之至於神骨堅拔則非侍郎所及也

華君文章之業恐未能紹其家學但嘗有自挾生長無錫之意然余博觀近日海內名士文藝其卓傑自立者都不生於富貴之鄉即生富貴之鄉而其人必偃蹇不偶無錫近時惟一鄒先生老舉名嶠現任臺灣知府名應元之兄得震川遺矩其餘不過紗帽高大而已使華君誠欲吾文則出此稿如別借他街則斷斷可以不出吾於文字最自矜重但因吾弟開口則不復惜此意諒久知之也餘無足言願早擺脫塵緣脩心養性定承先啟後之規我近日意思殊轉不佳胸中隱隱如有硬物梗塞其間每飯後輒嘔逆服附片干姜稍可此種消息豈是久於人世者惟有一件可以不死心田生機常潑潑耳又丙夜觀書有眼如月無隙不穿把筆為文滾滾浩浩有一瀉千里之勢

龍蹄虎嘯之雄心未嘗稍挫也引紙不禁縷縷亦當面談外
楊宅信一函未緘口弟取視之如有言語過當處焚之可也
若平安即緘口寄去乘閒可為人瞻親翁細談及之

與弟書

前觀吾弟覆札至性盜然如柁鼓之相應哀感中粗覺寬解
所寄至諸物都收到母大人慈容殊不肖似畫工功夫亦粗
極欲懸乎則非吾母真容也欲不懸乎何以為瞻仰乎靈牀
漆得不精緻亦非所以處吾母也因思向者家元度兄辦其
母夫人喪時家資已耗而外具豐贍頗不簡褻雖未必其事
事合禮即此不儉其親已自難及又况古人倚廬苦出動準
經術者歟有高天性本來澆薄但不敢自任其澆薄願勉強

培養庶幾日即於厚然近所能自盡者朝夕香燈不敢怠慢
三餐供養必親必虔樞有塵則沐之几有積垢則拭之洒掃
必躬親未嘗以使兒子婢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不與宴會
不與慶弔此其勉強培養之小節如是而已然而無財不可
以為悅左支右詘豪不能盡情痛疚在心曠觀諦想人生為
兒女勞瘁有何利益一氣不續萬事成空回思生前辛苦真
枉費耳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念曩者推乾
就濕哺餉保抱之勤則三年茹蔬飲水喪葬盡誠又豈足云
報乎聞吾弟近與首事八人之列邑大夫雅意一時難却未
知何日得歸佳城一事了無消息母魂一日懸懸未厝即人
子莫大之罪也諸應酬務從節省當與平時有異是之謂下

艱若言笑飲食亦如常則艱者獨吾母吾輩何艱之有是不可不深長息也昨聞李老師垂唁無以為報在途辦有金字扇一柄又閩里志一部係光祿謝老師所贈今并以奉獻吾弟可親致之外名揭四件諸不悉

與兄弟書

有高出門後身體健旺一路平安水陸無阻大哥三弟不必掛念所極不忘者願我兄我弟一心為善挽回氣運凡一切計較高下積怨報仇之私盡情洗滌則我祖宗垂裕之謨庶幾不至掃地矣作善之道第一以平氣明理為要以慎擇交遊為輔以時親書史為灌溉之功傳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劉先主誠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易繫

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不正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改此皆古聖賢至言可以銘之座右時時警省造福無疆有高近於為善去惡一事轉覺親切近來察惡亦覺愈加細密深悔從前得罪天地得罪鬼神得罪祖宗處有如豕之負塗不自知穢如蛾之赴燈不自畏令則一一嚴戒痛律誓自今有一念淫慾心不自覺察隨順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瞋恨報復心不自覺察隨順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貪利苟且利己害人心不自覺察隨順不反當墮地獄有一念欺誑不實心不自覺察隨順不反當墮地獄從此刻刻不放過刻刻如對嚴師刻刻見地獄可怖可畏庶幾得

免於戾乎大哥三弟其能信許之否諸子姪當及時誨勉自
為善去惡一事之外若世間機巧變詐恃力鬪智角勝稱能
總屬琢喪元氣之具願大哥三弟毋以此為救遠道奉奉萬
望鑒察